

刚直不阿霍守典

史晋峰

沁县自古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有耕读传家之遗风,孝廉忠义之古训,古今沁州人入仕皆清官,带兵是儒将,在历史的长河中,沁州大地曾涌现出无数的清官、好官。昔有抚晋贤良羊舌氏,耿直忠谨杜宰相,清廉能干吴阁老,清贫为民王省山;近现代走出来的沁州骄子、人民公仆、道德楷模同样是有口皆碑、层出不穷。

这里单说一下明代那位刚直不阿、高风亮节、廉洁为民,被推崇为沁县十大历史人物的霍守典。

霍守典(1579—1634),字和衷,号显用,明代沁州西陈都中陈人。《沁州志》中载其:“生有异徵,岐嶷虎额,性至孝”。据传,霍守典很小的时候就听话懂事,他的父亲霍樟嗜酒如命,经常外出豪饮,很晚才跌跌撞撞醉回家。为了父亲的安全,年幼的霍守典每见他出门,就悄悄尾随其后来到喝酒处,把父亲扶送回家,不管刮风下雨,次次均是如此。小守典的孝行,深得邻里称颂,大家都说:“霍家生了个好儿子,长大定有好前程。”

霍守典七岁起入书馆读书,他学习刻苦用功,不耻下问,凡学功课全是优等,很受先生喜欢。十年寒窗苦读,参加科考,少年即成远近闻名的小秀才,他经常给家人编写对联、撰写文书,受到乡人好评。霍守典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中举人,次年中庚戌科进士,可谓两试联捷。他先从政于大理寺,被委以“观政大理寺”之职,不久,因父亲去世回家守孝,丁忧期间,霍守典还积极为生活困难的父老乡亲捐赠钱物,村中有一季节性河流,每遇涨河发大水就会把河上的简易木桥冲垮,霍守典自掏腰包给河上修了一座桥,方便乡亲们出行上地,当地人将那座桥称为“连心桥”。民间还传说,霍守典在家守孝期间,他的一个亲戚家养的狗把邻居的一群小鸡吃掉了,邻家找上门来要求赔鸡,但狗主人仗着自己有当大官的亲戚霍守典,便说:“鸡是被狗吃了的,和人无关,还扬言:你爱到哪里告就随便告去。”此事传到了霍守典耳朵,他非常气愤,亲自去训斥了亲戚一顿,让她给邻家赔不是,同时还责令亲戚将自家正能下蛋的大母鸡如数赔还给邻家。亲戚的邻家深受感动,两邻居和好如初,霍守典为人正直,与邻为善,传为佳话。

三年守制期满,孝服除后,霍守典赴中书省理事,被授中书之职,由于他勤快效力、事必躬亲,得到上级赏识,不久,被升任工部给事中。他为皇上陈述奏土六件要事,皇帝称赞他是敢于直言、心怀百姓的好官吏。霍守典历事光宗、熹宗两朝,被誉为“执法不阿”,他晋升到掌管财政的户科没多久,很快就升任为礼部都给事中。人常言:做官不贪钱财甘清贫,谓之廉;不计生死而敢谏争,谓之直。廉而不直,清誉之中不免少点骨

气;直而不廉,徒增上下而来的憎厌。自古廉吏有之,直臣有之,既廉且直的却并不多见。说到廉洁为政、刚直不阿,沁州的霍守典即可算得上是一位代表人物了。

明朝初立时,鉴于以往朝代宦官专权误国的沉痛教训,明太祖朱元璋曾明确规定,宦官不许识字,如干预政事则处斩。时间刚刚过了30年,这一规矩就在第三位皇帝手里被打破了。燕王朱棣起兵夺位时,曾得到过宦官的帮助,于是,他即位后开始启用宦官。从此,宦官参政越演越烈。英宗在位宠信宦官王振,以致群臣竞相攀附王振;宪宗继位后,换了个开真人,弄得当时的人“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武宗君临天下时,宦官刘瑾更是权倾朝野,令文武大臣不敢仰视;到了光宗、熹宗两个皇帝当朝,宦官魏忠贤专断国政,与他的死党结成明代最大的阉党集团。他权势熏天,排除异己,任意诛杀大臣,文武大臣以给他当义子为荣。被称为“九千九百岁”。甚至成为:人们只知有魏忠贤,而不知有皇上的地步。

其时的宦官参政,使政治日益败坏,封建压榨导致人民不断起来反抗。吏部文选司郎中顾宪成直言敢谏,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顾宪成回到家乡,在众人资助下于1604年修复了东林书院,倡导“读书、讲学、爱国”的精神,引起了全国学者普遍响应。吸收了一大批革职官员和要求朝廷改变时政的人士,成了一个议论国事的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政事归于六部,公付付之言官”。使天下“欣欣望治”。并竭力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进行疯狂掠夺,横征暴敛;主张既重视农业,也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科举舞弊行为等;由于号称“清流”的东林党人影响着天下的舆论,他们开言路指贵朝政,触动了专权太监魏忠贤。所以,东林书院被拆毁,东林党人遭到打击。作为东林党一员的礼部都给事中霍守典就曾公开弹言皇上,粉碎过魏忠贤的阴谋。

一次,魏忠贤奏请皇帝要给自己建立生祠,亦让霍守典参与,并要求皇帝给他御书祠名牌匾,意在播弄威福,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连皇帝也怕他。对此,满朝文武大臣明知魏忠贤做的为大出格,却无人敢说一个“不”字,霍守典在此时却站了出来,表明自己不参与此事,专门为此上了奏疏。他在奏疏中言辞激烈,论理直剖,他直言:“建祠定名是为尊者死后抚恤之亡人恩典的名节大事,是一种高尚礼节,关系到国家名器大事,不可随便给在世之人立祠名;品德高尚的人,贵在谨慎处事,魏忠贤这样伸手要名器,是不义之举,岂有

给活着的人建祠赐名?皇上给魏以非分之誉,也是不合礼仪的,此事万万不可!魏忠贤提出这样的请求是非分之请,皇上倘若答应,则是非礼之与。这样的事情一旦开了头,将“何所不至”、天下可就要大乱了!”霍守典认为奸宦魏忠贤这种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做法无异于给婊子立牌坊,真是无法无天,罪不可赦。当然,皇帝心里也明白魏忠贤的用心何在,自然知道答允此事的严重后果,遂借着霍的上疏反对而没有答应魏的无理要求。魏忠贤万没料到霍守典竟敢坏了他的好事,想杀他又自知理亏,遂以提拔为由,将霍守典由官升升为太常少卿,以此堵塞言路,同时又唆使别人上疏诬陷他。朝中阿谀奉承魏忠贤之徒,也趁机进谗,恶意攻击,霍守典一怒之下辞官回乡,表达了自己不愿与奸臣同殿称臣的凛然正气。

思宗朱由检即崇祯皇帝登基后,听从众议诛灭了魏忠贤及其死党,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明大奸魏忠贤被诛杀后,魏所违定之制,全被废除,受迫害者,得到甄别。有人劝霍守典返朝复仕,他说:“当官的滋味我已尝够了,不想再尝了,何况我已回乡,怎能因为现在情势好了就回去呢!与此看人眼色行事,不如避开人家的索绑为好。”便急流勇退,不复任职,霍守典居家却常忧国是,为家乡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他积极参与州城建设,主动捐资为州城四周筑拦马墙六七里,在州城筑拦工程建设中,霍守典亲自参加劳动,真是又当指挥又当劳工,与工友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叫苦、不嫌累,深受大家爱戴。他还倡导兴办学堂,培养人才,遇乡里学堂先生有病有事不能教学时,霍守典便亲自代教学生。他将全部积蓄都捐赠给了当地惠及故里的民利功业,令人称颂。他还撰写《创建考院记》、《重修城工碑记》、《重修城隍庙碑记》及《鳌石堤碑记》等碑文。霍守典在其所著书《自清录》中写道:要做事先做人,为吏做官就要关注国计民生,要多为下层思量,做官无为,何以为官?自己再大的事也没有国家的事大,自己再重要的事也没有黎民百姓的事重要……

崇祯七年(1634),霍守典因病在家乡去世,终年55岁,他生前不追求高官厚禄,遗告死后也不要厚葬,他死后被从简安葬于仁胜村东南。

数百年过去了,清廉刚直、不阿奸宦的好官清官霍守典,世代受到沁县人民的崇敬和爱戴,他憎爱分明、心系桑土的情怀始终是沁县读书人的榜样,乡人敬佩他的这种坚持大义、宁折不弯的崇高气节,特将其崇祀乡贤,作为一代先贤来纪念。



塞则桥旧事

整理:栗树藩 史晋峰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年,整理此文以颂扬在抗战中作出贡献的抗日英雄和前辈们。

一、火烧窑则桥

在二〇八国道西侧的新店镇东庄村与峪口村交界地段有一座旧铁路桥遗址,这座铁路桥是日伪白晋铁路线上的一座桥梁。因其位于窑则村地面,人称窑则桥。据说,抗日战争时期,窑则桥边上有日军修建的一个哨棚和炮台,直到现在,人们仍然把这块地叫作“炮台上”。

1939年7月,侵华日军第二次围攻晋东南,为了割断我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联系,日军加紧修筑白晋铁路,并在铁路沿线建起一个个据点,地处县城南三十华里的新店就扎有敌人的一个重要据点。窑则铁路桥就位于新店据点以北一公里处。自从日军占领沁县后,抗日政府就开始了敌后游击作战,机动灵活的打击敌人,其中武东游击队就活跃在县内白晋铁路沿线一带。在上级安排下,决定由武东游击队将日军铁路线上的窑则桥破坏掉;事先,游击队员把敌人的电话线割断,切断了大桥沟山上哨棚敌人与新店据点内敌人的联系。1940年深秋某夜,游击队把玉米秆和高粱秆等农作物秸秆堆放在窑则铁路桥下面,然后倒上煤油点着,其时正遇北风吹来,火借风势,凶猛燃烧,铁路桥遂被引燃,熊熊大火映红了铁路桥上空。大桥沟山上哨棚内鬼子毛头居居高临下用望远镜看到窑则桥的火光,用无线电话通知了新店火车站,河本小山带领手下驱车来到桥边,铁路桥早已化为灰烬,铁轨坠入河里,鬼子气的哇哇大叫。

窑则桥被烧后,白晋铁路中断交通半月之久,老百姓拍手称快。

二、夜袭敌哨棚

窑则桥被烧,日伪很气愤,于1942年春在窑则桥附近修筑了一座哨棚。这对我太行、太岳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及我军的行动形成了极大的障碍。因为窑则桥哨棚是日伪在新店据点的重要门户,再说哨棚与新店据点近在咫尺,新店据点内驻扎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日军宪兵特务小山工作队和日伪区公所。如果把新店据点比作虎口,那么,窑则桥敌哨棚便称得上是虎口里长者的一颗毒牙。我军区首长经过深思熟虑,决定端掉窑则桥敌哨棚,于是把这个重任交给了白晋武工队。

白晋武工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分工自由、神出鬼没,在沁县对敌斗争中起了突击队作用。话说武工队接到铲除敌哨棚的任务,觉得又光荣又艰巨;为了出色完成虎口拔牙这一重任,武工队长张保珍多次带领队员秘密接近哨棚察看地形,又通过内线摸清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最后制定出了隐蔽接近、突然袭击、速战速决,避免与新店据点的大股敌人正面对战的方案。

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武工队员聆听完党支部书记程远太的战斗动员后,悄无声息地潜伏在了敌哨棚周围。午夜12点,突击队员梁子一跃而起,抡起大刀将敌人的铁丝网砍出一个缺口,队长张保珍大喊一声:“冲啊!”带领队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哨棚,里面的敌人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成了枪下鬼。这次奇袭仅用了十几分钟就胜利地结束了战斗。当新店据点上的大批敌人闻讯赶来时,迎接他们的只是横七竖八的尸体和摇摇欲坠的废哨棚了。

武工队夜袭窑则桥敌哨棚,再次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激发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虎口拔牙、智端哨棚一时传为佳话。

抗战史话



读公诗抄见公心,
书生为政不逢迎。
冷衙淡饭无饥饱,
泥途微履对风尘。
联语总因哀时发,
新诗聊作惜民吟。
清风一缕满江左,
甘做亲民穷县令。

常植荷花
塘自清
勤反腐敗
政自明

读王省山《菜根轩诗抄》

王秀明

夫子去矣 文章安在



□石波

出差回来,留堂老兄打电话说田老师不在了,我感到十分震惊。大约两个来月前,他来办公室坐了一会儿,说则在太原做了个囊肿小手术,体外介入式,创伤不大,看上去气色也佳,我便没有多在意。田老师四十多岁就因胃癌进行了手术,多之后身体精力一直很好,这次我想更不会有有什么大事。而且,言谈中他仍旧那么平静乐观,怎么会有事呢?竟遽然去世了呢?我实在不敢相信,也实在不愿相信。

我连夜赶到田老师的老家羊庄,灯影婆娑中,破败的老屋挤在一座座民房中间,透过低矮的门窗,看见十几位相邻亲友忙着支锅搭灶,田老师从医院直接回到这里,生生死死,一生中画了一个圈,最后回归到他出生的地方。我在老屋的偏房见到了师母和家人,昏暗的灯光照射着一张张苦痛的脸,雪白的孝服让人不寒而栗。从师母的叙述中,得知田老师最后因肝癌离开了人世,病情发展很快,经过几次手术和化疗都无济于事,回到沁县不几天便去了。师母说,救是救不下了,但临终倒没有很疼。我想,病榻上的老师一定是更加清瘦的,也是痛苦的,他个性坚毅,很难让人看出他的痛,他不愿意家人分担他的痛。

田老师的痛还不仅如此,倾注了多年心血的《教育志》就要脱稿了,看不到成书一定会心痛;一世笔耕,记录了一个学者心路的文字没有来得及

结集出版,也一定会痛;三个女儿虽已成家立业,慈爱之心也一定会痛;撇下一辈子相携相扶的老伴,那是离人之痛。但田老师早就经历了痛,他的幼年有丧父之痛,少年有饥寒之痛,青年有挨批之痛,中年有疾病之痛,生命的痛让他下笔如刀锋,挫金断玉,斩钉截铁;生活的痛让他立世如磐石,坚韧不拔,牢不可摧。

他不怕痛苦,甚至甘愿承受苦痛。我遗憾自己没有上过沁县中学,没有能亲自聆听田老师的授课。但他的学生众多,佩章兄就是他的弟子,常讲起田老师的故事。从办报以来,我得以当面受教,十年相处,他的经历典故在我的脑海里便渐渐变得完整。田老师年少时便出类拔萃,但因成分不好,被终止了学业。后来选择了教书,他便要当名师,通过千磨万击的痛苦磨练,农村小学,基层中学,都无法容下他,被拔擢到沁县的最高学府,后又担当当老师的职务,成为师中之师。他的每一次拔节都是痛的,是生长之痛,超越之痛。但他心甘情愿,乐此不疲。即使是身患癌症了,也不停歇,带着虽病痛仍羸弱的身体,继续奋斗。

我是给了老师痛苦的人。在县委机关报创刊之际,退休后的田老师被我们请到报社,担任了编审工作,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年。在他的扶持下,小报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他跟我说,他乐

教育人丰碑 后学者楷模

——追记原沁县文教体委副主任田禹定同志

沁县教育局

田禹定同志1942年5月1日出生于沁县羊庄村一个革命家庭。1962年参加工作,先后在城关完小、羊庄小学、羊庄中学、漳源中学、沁县中学从事教学工作。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84年7月调入沁县教育局,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县文教体委专职委员、县文教体委副主任、副书记等职务。2003年光荣退休。退休后,仍然不忘教育事业,致力于《沁县教育志》的编撰工作,积极贡献余热。2015年2月2日6时9分,因病医治无效,不幸去世,享年73岁。

40余年的职业生涯中,田禹定同志始终恪尽职守,爱岗敬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披肝沥胆,呕心沥血;为学生成长,循循善诱,春风化雨。在山区任教时,扎根山区,以校为家、潜心教学,教学成绩年年优秀。特别是在沁县中学任教期间,把最差、最难管的班级管理成为全校最优秀、成绩最突出的班级,受到广大师生的尊重和爱戴。

在县教育局工作期间,他根据多年从事中小学教学工作的实践,认真开展课堂教学改革、教育教学管理、农村教育管理等方面的学习和研究,推动了我县教育科研工作的长足发展。1988年,为全面提高山区复式小学教学质量,他积极倡导在我县小河小学创办了全省第一家复式小学教师培训中心,并亲自收集编写教材,连续培训六期126人,为全县山区复式小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他撰写的《职业技术教育社会化初探》、《教育投资是发展经济的最好投资》、《复式教学中自学机制的思考》等文章在省内外组织的各类研讨大会上进行了交流,特别是关于在贫困山区普及初等教育办学形式多样化方面的研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注。工作中,他追求一流,崇尚完美,所从事和分管的工作都有声有色,在长治市可圈可点。1988年5月,山西省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委员会授予“为四化立功”奖章,并荣记二等功。1989年教师节,被国家教委、劳动人事部、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并颁发奖金500元。

退休后,他虽然身体欠佳,但仍热心担任《沁州新闻》编审工作多年,期间还参与了《沁县志》、铜川文化研究丛书编辑,以及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纪念馆布展等工作,给青年后学树立了榜样。在业余时间,他醉心文字工作,创作的百余篇散文、杂文、评论先后在省市县主流报刊发表。他的文章如他的做人一样,严谨细致,文道结合,用词丰富,广积薄发,让人爱不释手,为不少书写文章的人作序题跋,是沁县文字工作者中的一面旗帜。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田禹定同志在晚年仍然承担了《沁县教育志》的组织编撰任务,把编撰《教育志》作为自己的一种责任,就在病重之际,依然在病床上和教育志编辑人员研究工作,令我们难以接受的是,就在《教育志》修志接近尾声的时候,田禹定同志溘然而去,让我们悲痛不已!

田禹定同志的一生是为人为师表、教书育人的一生;是为党的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田禹定同志为人正直、襟怀坦荡,不争名利、平易近人,他生活简朴,作风扎实,工作踏实。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奉献着、耕耘着,为沁县教育事业做出了实实在在的贡献。

田禹定同志是我县知识分子的先进代表、教育战线上的模范教师、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我们为失去一位德高望重、可敬可爱的老教师而深感悲痛,更为沁县教育战线失去一位勤恳工作、默默奉献的好同志而深感痛心。田禹定同志光荣奋斗的一生将永远载入沁县教育的史册,他勤恳工作无私奉献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后人。

田禹定同志精神永存!

意这种伏案劳作的痛,他享受为人铺路的痛,只要有一点用,都值得完全奉献。在这里大大小小的都叫他田老师,其实他是有官职的,不知为何竟没有一人称其田主任或田书记。他出殡那天,西北风嗖嗖地刮着,送行的人还是很多,佩章兄建议大家一定把田老师送到墓地,看着他入土为安,大家迈着沉重的脚步,两眼噙着泪花,以最无能的方式告别这位尊者,一种难舍又不得不分离的情愫萦绕在大家的心头,一路谁也不说一句。

田老师走了,走的十分匆忙,我甚至没有到病榻前看望他。但每每工作之余,一抬头仿佛他仍在那个墙角的书桌前给我们修改稿子。他用工整的笔头,红红的写下密密麻麻的字迹,把每一个用错的标点都纠正了过来……

田老师走了,走的时候正是乙未年的立春,我想这里一定有所象征或寄望吧。春天就要到了,家乡的田埂边,蚕桑就要吐丝了,田老师不就是吐尽全部心血和爱的春蚕吗?他结出了晶莹剔透的丝,织成了五彩斑斓的绸,他把世界节点的潇潇洒洒。

田老师走了,一代宗师走完了生命的岁月,但他的文章还在,他的德业永存。在送别他的前夜,我辗转反侧,在床头上想到一副挽联:夫子去矣,文章安在哉?先生已歿,道德可追焉。